

村人旧事

陈冲

《水浒传》中一百零八将,个个有绰号。也许,正是受了这种影响,村中男人,也个个有绰号。这绰号由来,或是体貌特征,或是生活个性,或是因某件事情。在平日的称呼中,叫的都是绰号。叫者答者,彼此觉得这样亲切、自然、和谐。

村中亚帝,其时30挂零,为人憨厚,诚实善良,勤劳朴素,言语不多。用村人的话说,“拿把那头(锄头)撬他的嘴,刨上半日,也刨不出半句话来”。一年到头,打着赤脚,只是到了晚上临睡前,才洗洗双脚,穿上木屐。衣服补了又补,补丁累补丁,连原色也不见了(还是他自己补的)。一两个月没吃一次荤,隔得实在太久了,至多出附近杨梅圩买一两咸虾,再到自留地里割把韭菜一起煲汤,谓之“咸虾韭菜汤”,认为是上等的好菜了。为此,村人给他取了个绰号“咸虾帝”。“咸虾帝”上有70多岁的老父母,卧床不起,其生活之艰难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后因一件事,村人又给他取了俩绰号:“神仙肚”“铁脚板”。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,有一年生产队的早稻急需化肥、农药,

但没有钱,正值番薯收获,只有向番薯要钱了。队长沉吟着,挑出杨梅圩卖呢,近但便宜;挑上县城卖呢,价高些但路远。权衡再三,还是决定挑到县城。是日,挑选十名壮汉挑番薯上城,其中就有“咸虾帝”。

家乡离县城35里路,途中山高路陡。挑番薯上城,不是论趟记工分,而是论重量记工分。多数社员只挑100斤左右,力气大的也只能挑120斤左右,唯独“咸虾帝”却挑了150斤!

一千人马到了县城,都喊又饥又渴了。队长说,现在手上没有一分钱,再饥再渴,也得等到番薯卖出去了,才有钱吃饭。

众人无言。在农贸市场摆卖了一个多钟头,总算把番薯全卖出去了。出纳队长吩咐,给每人发了6角钱伙食费。大家拿到钱后,急不可耐地跑到饭店了。“咸虾帝”拿到这6角钱,当金当宝,舍不得花,径直回家了。大家吃饱了,别牙闲聊,突然有人问,“咸虾帝”呢?这才发觉他不在,猜想定是回去了。大家七嘴八舌,“30多里路,来回一趟便是70多里,早上连早餐也顾不上吃,

现在是下午两点多了,还是水也不喝一口,就急急回去了。”说到这,众人一阵感叹:真是神仙肚、铁脚板!

此事一传十传百,在附近村乡传开了。“神仙肚”“铁脚板”的绰号也叫开了。

按常理,从样貌、性格,还是从家庭条件来看,亚帝成光棍,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然而,世事难料。有个姑娘李少容,就在邻村,芳龄25,眉清目秀,知书达礼,追她的后生有一打之多,但均被她拒绝了,却唯独看上了“神仙肚”!亲自托人做媒,不要礼金,主动嫁给了“神仙肚”。消息一出,石破天惊,十里八里,无不哗然。有人说,少容嫁给“神仙肚”,太可惜了,简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!有人说,简直是新《天仙配》,“神仙肚”是第二个董永!有人说,婚姻缘分啊,天注定,无常理,无常规,“神仙肚”与李少容结合,就是例证!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“神仙肚”简直像换了一个人,昔日的苦瓜脸,现在是天天笑呵呵;昔日愁眉苦脸,沉默寡言,现在见了乡亲邻里,老远就跑过来笑着打招呼。

每天干活,更有使不完的劲,多次被队里评为“五好社员”“劳动模范”,在会上戴上了大红花。

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,“神仙肚”种的水稻、番薯、芋头、蔬菜,样样被评为村里的“活样板”,被视为对外窗口、名片,引得外村的参观者络绎不绝,啧啧称赞。婚后生活,“神仙肚”家的日子,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,盖起了新楼房,先后添了三个儿女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三个孩子都争气,先后考上了名牌大学。这在我们村里可是史无前例的特大新闻,乃至在全公社传为佳话,妇孺皆知!须知,那时的大学生还是凤毛麟角,况且还是名牌大学。据此,村人又给亚帝取了个新绰号“老来福”。亚帝被叫得乐开了花,整天笑得见牙不见眼。

岁月匆匆,人事变迁不叠。亚帝和少容夫妇作古多年了,但这些村人旧事,却在村中口口相传,生生不息。正像村中苍茂的老榕,长长的村巷,高高的竹尾,袅袅的炊烟,已成乡愁,深深的刻在村人的记忆中,烙在游子的心里,历久弥新,温馨甜蜜。

忆爷爷

谢秀凤

亲朋长辈中,认识爷爷的人有说他是个风水先生,也有说他是无冕医生。在我的记忆中,给人择日看风水只是爷爷的“副业”,更多时候,爷爷都在给人看病、种药和采药。爷爷没穿过白大褂,也没有听诊器、注射器之类的医疗器械,更没有挂牌坐诊的医者派头,可在上世纪缺医少药的五六十年代,上门找爷爷看病的人不计其数,爷爷也常常徒步跋涉于患者之家,且多是用一毛几分钱的中药单方,解救患者于病痛之中。听长辈们说,有的被当时公社卫生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而抬回家中的患者,爷爷也成功救治了不少。

我出生在六十年代,那时爷爷已年过古稀,作为他的长孙女,爷爷给予我的无尽教诲与关爱,至今难以忘怀。与爷爷相处的时光,我尚未到上学年龄,也不知道是什么规矩,爷爷说他的医术需要隔代才可传授。因此,闲暇之余,特别是冬日,爷爷总爱搬一张长板凳,摆放在屋边向阳一隅,有时把我抱到大腿上,有时让我依偎在身旁,教我背诵“正(月)七猛虎走山岗,二八鼠子咬冬仓,三九黄龙天上游,四十白猫一双双……”这些艰涩的诗句,我至今也不懂其意,请教过老师,与我家相邻的地理老师戏说:这可能是你爷爷的风水秘笈。和爷爷在一起,老人家和我说得更多的是中医入门常识,可惜后来都忘了,唯有五行的相生相克,五脏“肝心脾肺肾”对应五行的“木火土金水”,五色的“青赤黄白黑”,五味的“酸苦甘辛咸”……至今还滚瓜烂熟,使我在日后的食疗中,得知黑豆补肾,萝卜利肺、酸苦食物益肝心……而受益一生百试不爽的是爷爷的“炭”药方。

童年的家只有一座砖瓦房,两侧各有一个大园子,左边是父母用篱笆围起来的菜园,右边是爷爷的草药园,双钩藤、穿心莲、车前草、荆芥、田七、麦冬……在爷爷的照料下生机勃勃。药园里,爷爷教我识别草药,介绍它们的药性功效,采收之后,它们常常被爷爷随单方一起赠予患

者,在爷爷眼里,药钱能省一分是一分。在草药园子里,爷爷还常年乐此不疲的焗药炭。曾记园子的墙脚,总堆放着一排已经烧裂无法再用来烹饪的砂锅,那是爷爷如获至宝般捡回来的,爷爷用泥砖砌起三角灶,把药材填进锅里明火干烧,待锅里青烟散尽,便取出药炭收藏,以备不时之需。记得我上学前几天,的一个清晨,相邻生产队的晏二婶怀里抱着一个两岁光景的小孩匆匆的闯进我家,哭诉孩子上吐下泻三天了,打针吃药也不管用,到我家才一会儿就泻了两三次,爷爷说孩子已经严重脱水,转身就去张罗药炭煮水,清澈如白开水的药炭汤给小孩服下不久,刚进门时泻个不停的情形很快就被遏制,等到小孩半个多时辰都没有再泻,晏二婶才千恩万谢的抱着孩子带着爷爷开的药方离去。傍晚时分,爷爷把我叫到跟前,递上一包刚刚焗好的药炭说:“小孩子腿脚快,你到晏二婶家看看,让她再煲一次药炭水喂下。”看见我到来,未等我开口,晏二婶便扯着大嗓门说道:“你阿公的药真灵验,孩子到现在只拉了两次。”我回家如实告知爷爷,爷爷说:“这药炭汤无色无味,却可立竿见影,且没有任何副作用,认真记住,利人利己的。”说完,爷爷伏着窗台写下:前胡、防风、双钩藤、竹茹、蝉蜕、红粟、大米、风谷,并再三强调要焗过炭,然后郑重其事的把单方交到站在一旁的我妈手里。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想到这竟是爷爷的遗言。几十年来,爷爷的临终嘱咐我们一直铭记于心。我儿子一岁多的时候也患过一次严重的吐泄,因为怕焗药炭麻烦,便天天跑卫生院,可输液吃药后仍然一给他把屎尿,大便就如水喷射,无奈之下,找来瓦煲焗药炭,药炭汤下肚,看到儿子拉稀的间隔时间逐渐延长,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。

时过境迁,爷爷已离我们远去,可爷爷的临终嘱咐,我们一直铭记于心。偶有空闲,也会用砂锅焗上一团药炭,方便自己,也方便别人。

茂名印记

石油基地开发的中流砥柱

上世纪五十年代,茂名油城大开发拉开帷幕,一批经历枪林弹雨的领导干部成为石油基地的领路人。他们率先垂范,以身作则,处处体现共产党员艰苦奋斗风采。

茂油公司原党委副书记、老红军郭庆祥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带领到各地采购和催交催运设备,他与一同出差的职工住一样的普通床位、外出一挤公共汽车、每餐自己排队

买饭,为企业要回了大批当时极为紧缺的钢材与设备,解决了公司建设的燃眉之急。1978年,公司经历多年住宅建设停顿后建成一批住宅,由于缺房职工太多,分房成了棘手难题。郭庆祥主管企业分房工作,将“文革”前自己住过的一套较为宽敞的房子分给其他干部,自己依然住在狭窄的旧房子里,结果分房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。文/图 蔡湛



►这是郭庆祥(中间白发长者)和员工在一起。

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



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